



夏有志

三个和一片

三个和一个

夏有志

新世纪出版社

三个和一个

夏有志

*

新世纪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8.75印张 2插图 147,000字

1935年10月第1版 1935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6,350册

书号10430·16

定价1.45元

内 容 提 要

一个患病的农村少女，不忍后母的虐待，女扮男装，出走寻医，途中给骗了钱，被迫流落北京。幸福街小学三个学生在冶炼厂废料院的杂草丛中，发现了这个昏迷的“小老乡”。围绕着给这个“小老乡”治病和捉拿骗子，演义出一个曲折动人、悲欢交织的故事……

作者以活泼的笔触，描绘了八十年代一幅幅社会风俗画，揭示了新一代少年的美好心灵，鞭挞了腐朽发臭的旧的伦理道德，歌颂了新时期新一代的新思想、新道德和新风尚。

小说情节曲折，结构紧凑，形象鲜明，语言清新，富有情趣，读来真切感人。

1

“旅客同志们，请坐好，我们是从冶炼厂开往西直门的75路公共汽车。请刚上车的同志往里面走，不要站在门口。好咧，关车门儿。”

噗嗞——

“请扶好把手，车马上就要开啦！”

嘀嘀——

哼哼哼哼哼哼哼，哼哼哼哼哼哼……

一辆粉红色的大型轿车，从第三冶炼厂西南角的墙外起动了。

司机目视前方，双手紧握方向盘。脚不断地踩呀踩，踩油门儿。手不停地摇啊摇，摇那个变速杆儿：一档，三档，二档，四档，一档……

车开得好有生气！它一路不停地响着喇叭和引擎的轰鸣声。

嘀嘀——

哼哼哼哼哼哼哼，哼哼哼哼哼哼……

售票员脖子上挂一个书包，开心地靠在车门口，悠闲地吹起口哨：呖——呖呖呖呖，呖呖——

车开得好快。没出一分钟，售票员停止口哨，招

呼起乘客来：

“旅客同志们，天坛站到了。有去天坛公园、天桥百货商场、宣武区农贸市场、陶然亭游泳池的，请下车啦！”

好家伙，这辆公共汽车确实够快的，从起点站到
天坛站，十多里地，只用一分多钟！

车停。车门儿开。售票员跳下车，脚尖儿只轻轻点一下地就又跳回车上，哐当——关上了车门。

“刚上车的同志请在车上买票啦。请您准备好零钱。使用月票的同志请出示月票。下一站是前门站，有去天安门、中山公园、故宫、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同志，请提前往车门口换位。请坐好，开车啦！”

滴滴——

哼哼哼哼哼哼，哼哼哼哼哼哼，哼哼啊，啊啊啊——嚏！

嗯？

啊——嚏！

怎么回事儿？司机打过两个大喷嚏后，汽车马达不响了。莫非机器发生了故障？

滴滴——

哼哼哼哼哼哼，哼哼哼哼哼哼……

好，机器又响起来，淡红色的大型轿车，又一路响起喇叭向前奔驰了。

车在飞快地向前。司机不停地踩呀踩，踩油门儿，不断地摇啊摇，摇变速杆儿；售票员又嘍起嘴唇，又“呖呖”吹起口哨，吹的曲子好象是“乡间小路”。

车在开，喇叭在叫，引擎在响。

突然，从车厢的座位上站起一个乘客，高声嚷起来：“嗨，四眼儿，该轮到我会开车啦！”

那位被称作“四眼儿”的司机，听见身后的喊声，理也不理，还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，专心驾驶。他很可能牢牢记着“司机须知”中“严禁在开车时与人闲谈”那一条。

“嗨，你倒是让不让我开？说话！”

后面的那个乘客又嚷了一嗓子。

“我再开一会儿，过两分钟再让你开。”司机抬起手腕，看看廉价的电子手表，扶了扶眼镜框，神色平静地又去摇变速杆儿，又摁响了喇叭。

嘀嘀——

哼哼哼哼哼哼，哼哼哼哼，哼哼，哎，哎哎，哈哈哈哈哈！哈！

“哎呀，你别捅我呀！别闹，别闹，哎，哎哎，痒死我啦，哈哈，嘿嘿，嘻嘻，哈哈哈哈哈！”

好大胆，那个不安分的乘客居然走到司机身后，张开两手，用十根手指头在司机的腋窝下又挠又抓起

来，直搔得司机奇痒无比。

“哈哈，咳，咳咳，哈！”

司机被搔得连笑带咳嗽，实在忍不住了，他往旁边一瘫，倒在地上。乘这当儿，那个不安分的乘客用屁股一拱，嗨，坐在司机座位上，把住方向盘，嘀嘀，哼哼哼——他驾驶起汽车来了。

被拱倒的司机，岂能容忍暴徒劫持汽车，一狠心，一咬牙，爬起来一扑，双手抓住方向盘。这一来，坏了，那方向盘一忽儿向左转，一忽儿又猛地向右旋。

奇怪，售票员眼看着两人在疾驶的汽车内拚抢方向盘，他不但不去帮助司机与暴徒搏斗，反而两条胳膊往胸前一抱，坐山观虎斗起来，直到那两人争得脸红耳赤，马上就要真急了的时候，他才喊了句：

“你们别闹了行不？要再闹，我下车啦！”

那两个的争夺战正在白热化，谁有闲心理会售票员的警告。

售票员恼了，他猛力拉开车门，噌——跳到了车门外。

啊！这是多惊心动魄的情景啊！

但是，请放心，汽车不会出事儿，售票员也不会摔伤的。

因为，这辆公共汽车虽然已经疾驰了十几分钟，

可是它却一动没动，汽车底盘下的轮子，连一寸一尺都从未挪动过——它们被嵌在一堆碎铁废钢堆里。

这只是一辆公共汽车的空壳，是被当作废品扔在废料堆里，准备回炉重新炼成钢锭的。

除了完整的空壳以外，它还保存着方向盘、仪表盘、变速杆、油门儿踏板。

刚才汽车奔驰中的一切音响，全是从司机嘴里发出的。

嘀嘀——是舌头尖儿在门牙内一弹一弹发出的声音。

哼哼哼——是从鼻腔里发出来的。难怪刚才在“哼哼，哼”中，鼻子眼儿一痒，中断了机器声而打了两个长长的大喷嚏呢。

这是一辆世界上最省油的公共汽车，天下第一！

汽车开了半天，售票员喊了半天，其实车内一共只有三个人：司机方宇，售票员黎东明，闹事儿的乘客郝欣。

三人的年纪差不多，方宇和郝欣是十二岁，黎东明大一点儿——十二岁半。

三人是同校，同班，同小组；三人又是上学一块走，放学一路行，如胶似漆粘在一起的好哥们儿。

这辆公共汽车，恐怕远在这三个男孩出世之前就奔跑过多少年了。现在，它老了，残了，被拆下还能

派作别的用场的零件后，扔在这里等候回炉。

它，不知是哪年哪月运到冶炼厂废料院来的，也不知它在碎钢铁和杂草间寂寞了多少时日。直到昨天，郝欣和他哥哥到南郊的苇子坑捞鱼虫儿回家的路上，才发现了它。

今天中午，郝欣把这个发现对两个好朋友一说，吓，一下子勾起了那二位的兴趣，于是，下午放学的铃声刚响过，三人就鸡飞狗跳般来到这里玩儿汽车了。

三人中别看方字的个头儿最矮，胳膊腿儿最细，可他的脑瓜儿最灵，转轴儿最多，他抢先分配了这次游戏的角色：司机，由他方字担当；售票员，由黎东明充任。

“我呢？”郝欣的脑子笨，又长得一副憨头憨脑样儿，他见好的工作都让人家抢占了，就鼓起眼珠儿问：“我干什么呀？”

“你嘛，”方字推推眼镜框，翻眼皮想了想，“你当个最最舒服的乘客。”

“不干，不干，我不干！”

“嘻嘻，小欣子，这好事儿你都不干？”方字朝黎东明挤挤眼，“我们俩一个开车，一个卖票儿，全为你一个人服务，你大老爷似的往车上一坐，多美，多舒坦，这享福的事儿你都不干，太傻啦！”

“不不，既然当乘客舒坦，你干么不当？”

“嘿嘿，我这是拣困难上嘛。”

“甬，我玩儿一会儿困难吧。”

两人说着说着就呛呛开了。一看这情景，黎东明这个大半岁的小哥出来调停了，他分开二人：“别争了，这样吧，小宇当司机，小欣子你来当售票员。我呢，我先当乘客，这行了吧。”

听听，小哥到底比弟弟懂礼让。

见黎东明主动退职，郝欣倒有点不好意思了，他的嗓门一下子降低了八度：“小明，算啦，我就先让他三分，先当这个倒霉的破乘客吧。”说着，在车厢里找到只剩下钢铁骨架、没有皮垫的“椅子”坐下，可是嘴里还在嘟囔：“哼，当个破乘客，什么也玩不着，哼，哼哼。”

调解停当，于是，售票员招呼乘客，司机“摁”响喇叭，嘀嘀——哼哼哼哼——汽车“奔驰”起来了。

开着开着，郝欣的屁股被铁椅子硌得生疼，忍了会儿，站起来去夺方宇的“工作”，成了“劫持”汽车壳的“暴徒”。于是，惹恼了售票员，使他一赌气跳出车外。

现在，两人还在搏斗，由你推我搽，逐渐变成摔跤了。大概是车内狭窄，大概是十二岁男孩们都有斗鸡般的火性子，双方的手越来越重，用劲越来越大，

猛不丁，当，方字的头磕在了什么上，嗡，他的血热了，急了，两手由推、揉变成抓和掐了。

对手的头一当，把郝欣吓了一跳，他自知是自己用力过猛才使好哥们儿吃了亏，所以，在对手发着狠儿的进攻下，只好节节败退。

退，退，退到车厢最后一排座位跟前，他象被什么绊了一下，猛地站住了。

接着，紧追不舍的方字也突然站住了。

一个奇怪的现象把两人吓住了。

紧靠汽车后窗的长椅子上，铺着一层稻草，稻草上面摊开着两张报纸。稻草凌乱狼藉，象狗窝，象乌鸦巢；报纸皱皱巴巴，中间的地方有向下凹陷的浅浅的坑——在沙发床上睡过一夜之后，就是这个样子。

很明显，有人在这儿睡过觉。

嗯，肯定有人睡过。厚厚的稻草是褥子，薄薄的两张报纸是床单儿。可是，为什么放着舒服的床铺不睡，偏要到这儿来过夜呢？

睡觉的人是谁呢？

流氓？小偷儿？逃亡犯，或者……

一道恐怖的电流袭过，公共汽车壳里的气氛霎时紧张起来。

“东明，东明！”郝欣把头从无玻璃的车窗探出去，“快，快来！”

跳到车外躲避方、郝战争风云的黎东明，本来已经对汽车壳内突然的停火感到几分纳罕，接着看见从车窗口伸出一个异常紧张的脸，更弄不清是发生什么情况了。“小宇可能给碰伤了。”他这样想。

黎东明三步两步跑进汽车壳。

“东明，快来看！”方宇抓住黎东明的手，“你分析一下，谁可能在这儿睡过觉？”

三人中黎东明最大，在班上又是学习委员，街坊邻居又多爱夸他是懂事的孩子，所以，方、郝的四只眼都盯住了他，仿佛从他脸上能找出准确答案似的。

黎东明弯腰左看看，右瞄瞄，蹲下去，站起来，掀掀报纸角儿，扒扒稻草，慢慢站定了双腿。

“依我看——”他捏捏左耳朵，“依我看——”

“嗨呀，你可真是的，依你看，依你看，你倒是说依你看什么呀！”郝欣急了。

“依我看——”黎东明又捏捏耳朵，咂咂嘴，“在这儿睡觉的，肯定不象好人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为什么，我一时说不准。现在，咱们一分钟也不能再在这儿呆着了，万一跟这个床铺的主人一撞上，咱们准得倒霉，走，快走吧。”

突然，方宇使劲抓住黎东明的衣袖，脸色白得象张纸。“听，”他低低的说，“听——”

“怎么了？”郝欣放炮似的叫了声。

“嘘——”方宇把一根手指竖在嘴唇上，止住了郝欣的话，同时瞪圆眼睛，仔细倾听起来：“有人爬木板栅栏！”

这一来，那两个谁也不敢吭声，谁也不敢大口出气儿了。

从车窗口望出去，是个堆了一地的废钢碎铁，在二三十米见方的院子四周是用木板圈起的栅栏。

果然，有一块木板摇晃了，发出轻微的吱吱嘎嘎声。

木板栅栏墙还在摇晃，还在吱吱嘎嘎响，忽然，陡地露出一顶蓝帽子。

木板更加颤动起来。蓝色的制帽还在往高处长，长。啊，一个灰黄的瘦脸露了出来。

“怎么办？你们快说呀。”方宇吓得哆嗦起来。

那两个被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只是弯腰弓背地躲在车窗下，两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外面。

从外面往院里爬的人停了下，一只肮脏的手扒在木板栅栏边缘，眼看就要爬上来了！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墙外的人爬着爬着，眼一闭，手一松，咕咚掉了下去，除了一声轻微的“哎哟”外，再也没有声音了。

过了好久好久，汽车壳里的三伙伴才用眼睛交换

了一下意见，轻手轻脚悄悄溜出去。

2

木板墙外的杂草丛里，躺着个十二岁左右的男孩，一身的穿戴既不符合时令，又有些不伦不类：头上戴一顶单制帽，上身裹着件肥大布满污垢的黑棉袄，下身穿土黄色的粗布单裤，而脚上却捂着一双鲰鱼样的棉鞋。

怎么，已是春三月了，还捂着棉鞋，穿着棉袄？

全身上下，都是油渍渍地污秽不堪，好象被扔在垃圾箱里窝了一个星期似的。

这个又土气又肮脏的男孩侧身躺着，紧闭着眼，象得了偏瘫一样，腿脚僵直，一动不动，只有鼻翼在微微翕动，说明他还活着。他的脸没有任何表情，既看不出惊恐，也看不出痛苦，象个未雕刻完工的木头像。他的颧骨高耸，眼窝深陷，皮肤是灰土色，从总的看，他象有一年没吃过饱饭一样。

他可能是太疲劳，也可能正被什么病痛折磨着，以至于连做个什么表情的气力都没有了。

不，他不象是累的，也不象是病的，倒更象是饿的。

看，他的左手正攥着一个烧饼，烧饼的一边已经

被咬出个月牙儿状的豁口；在他的嘴角上还粘着一粒芝麻。

嗯，他一定是饿了好久，刚才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个烧饼，才咬了一口，正在爬墙的时候，头晕了，眼黑了，一失手摔在地上，人事不知了——对，肯定是这么回事，这可能就是医生说的“虚脱”。

“看！”方字发现了什么秘密，指着地上男孩棉袄的袖肘说，“你们看，这块补丁的花布，跟刚才我和东明在车上捡到的一块布一模一样，颜色、花纹，丁点儿不差，这说明什么，嗯？”

“？”郝欣睁大了眼睛看看方字，又看看黎东明。

是啊，两块布的花纹和颜色一样，这说明什么呢？

“依我看——”黎东明仔细又看了一遍补缀在那男孩棉袄上的补丁，“依我看，他就是那个床铺的主人，是咱们这辆公共汽车的真正乘客。”

“没错儿！我早就这么想啦。”方字兴奋地吸溜下鼻子，“哈，他就是和郝欣一样，是咱们车上的乘客。怎么样，小欣子，快跟你的旅伴说上几句话吧，免得一个人在旅途中闷得慌，哈，哈哈！”

“去，他躺在地上该多难受，你还有闲心拿人家打哈哈！看他这模样，肯定不是坏人。”郝欣说着又往地上的男孩身前凑了凑。

“不是坏人？嘿嘿，那可不一定。”方字的眼珠儿

转了几转，“你敢肯定他不会是小偷？”

“小偷？你说他是小偷，你有什么证据？”郝欣噎了方字一句。

方字眨巴眨巴着眼睛，没词儿了。

躺在地上的男孩肯定是从农村来的。你想，现在咱们城市的孩子，谁身上不穿什么涤纶涤卡的料子，而这孩子却是一身的粗土布；现在咱们城市的孩子，有几个不是穿从服装店直接买来的成衣，而这个孩子穿的显然是一针一线手工缝制的衣服。

瞧那一身俚啦吧唧的土式样。

这孩子可是怪可怜的。手里攥着干巴巴的凉烧饼，没菜，没汤，冰冰凉；没家，没住处，汽车壳里铺一层草，苦上两张报纸就睡……

围观的三个人，尽管每人的脾气秉性、追求和爱好各不相同，可是在这个处于昏迷状态的可怜孩子面前，渐渐的，谁都沉默起来了。

“我看，咱们把他送医院去得啦。”郝欣忽然打破了沉默。

“送医院，你有钱吗？”方字不以为然地瞥了眼郝欣，“我可是一个钢镚儿都没带。”

郝欣翻开自己的兜，翻呀摸的，只摸出两分钱：

“唉，都怪我太馋，天儿还不热，刚才放学时我就买了雪糕，呸，我这张嘴真该抽几巴掌！东明，你有